

# 元上都遗址的遗产价值与管理策略研究

翟禹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 元上都都是蒙元帝国的都城之一, 其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内, 已成功入选世界遗产, 具有显著的突出普遍价值, 遗产由城址本体、周边墓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构成。对于其价值的研究, 今后的工作应当集中在对遗产要素的定名、科学表述遗产价值、开展考古工作以及与其他世界遗产的对比分析等方面。同时, 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体系的总体架构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应明确管理系统的具体工作职责, 加强元上都各类遗产的管理。

**关键词:** 元代都城; 元上都遗址; 世界遗产; 文化价值; 自然环境; 人文环境; 保护管理

**中图分类号:** K8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8) 01-0087-08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8.01.014

## Researches on the Heritage Value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Site of Xanadu

ZHAI Yu

(Institute of History, Inner Mongol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Hu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010010)

**Abstract:** The Xanadu was one of the capitals of Mongolian Empire, and the Site of Xanadu is located in XilinGol League, one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s, which has been nominated as the world heritage and it consists of walled city, tombs,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s for the research values of the Site of Xanadu, more work should be focus on naming the important elements of the heritage, scientifically expressing the heritage values, carrying out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and analytically contrastingly with other world heritages etc.. Meanwhile, some problems still exist in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 for the system of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the detailed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nagement should be cleared and the management for the heritag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 capital of Yuan Dynasty; site of Xanadu; world heritage; cultural values; natural environment; huma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 曾经作为蒙元帝国的都城, 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和世界遗产价值, 已于2012年6月29日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是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处世界遗产。关于元上都遗址的遗产内涵和价值评估, 学界多有涉及。<sup>[1-8]</sup>①但是对于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及保护管理, 是需要根据资料的丰富扩展和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而不断深化下去的。笔者根据学界已有研究成果, 结合近年来对于文化遗产的新认识和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工作取得的进展, 从世

界遗产的视角对元上都遗址的文化价值与遗产管理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一、元上都遗址的遗产构成与价值评估

从建筑文化视角来审视元上都遗址, 可以发现这座举世闻名的草原都城遗址在城池规划方面, 是以蒙古族传统文化为主, 同时融合了中原汉族农耕文化的北方草原游牧文明, 极具典型和示范价值。元上都遗址地处蒙古高原南部缘边地带的金莲川草原之上,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以

收稿日期: 2017-05-19

作者简介: 翟禹 (1984—), 男 (满族), 内蒙古赤峰人, 副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蒙元史、民族与边疆问题研究。

① 这些成果分别以不同的视角和用不同的表述方式对元上都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了论述。相关成果见参考文献 [1]—[8], 以及晓克、何天明在《元上都的价值——〈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中摘要所述。

及多伦县的境内，其西南方向距离正蓝旗上都镇约 20 km。元上都遗址是一个欧亚大陆上在游牧与农耕这两大文化体系的碰撞中应运而生、又在这两大文化体系的碰撞中逝去的典型草原城市遗址，是一处存在百年之久，曾经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王朝都城所在，是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

自 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Yeke Monγgol Ulus）并形成了蒙古民族共同体<sup>[9]</sup>以后，进入了长达 50 年的帝国军事扩张时期（1206 年—1259 年），大规模的军事征掠活动对欧亚大陆的历史文明进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260 年（中统元年），忽必烈在开平府登基称汗，并建立了大蒙古国的汉语国号“元”，称为“大元”（Dai Ön），并于三年后将开平府确立为蒙元帝国的首都之一，正式定名为“上都”。忽必烈不仅使中国结束了长达 300 年的南北分裂局面，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疆域统一，形成了亚洲疆域最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同时还直接影响了蒙古帝国的发展方向。

这一转变意味着从 13 世纪横跨欧亚大陆的草原帝国的征掠从忽必烈建立上都开始，转向了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国传统式王朝治理。元上都因此成为 13 世纪欧亚文明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相互结合的典范和杰出见证。

#### （一）元上都遗址的遗产构成

对于遗产详细构成情况的分析和划分，笔者主要根据《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2011 年）、《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规划》（2010 年）、《元上都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10 年）等相关文本及其支撑上述文本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前人研究基础和最新研究状况，做如下分析：

##### 1. 元上都遗址的遗产整体构成

元上都遗址的遗产构成主要包括元上都城址本体、城址周边的墓葬群（文化遗产）和遗址所在的自然环境（自然遗产）及遗产所传承的人文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部分（见表 1）。

表 1 遗产整体构成

遗产要素	包含内容	
文化遗产	城址本体	皇城、宫城、外城、四处关厢、铁幡竿渠
	周边墓葬群	砧子山墓葬群、一棵树墓葬群
自然遗产	上都河、金莲川草原、龙岗山特色景观（沙地、湿地、典型草原、森林草原）	
非物质文化遗产	元上都遗址所在的正蓝旗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该地区仍然保留着浓郁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其中，以敖包及与之相关的祭祀、庆典活动与遗产价值的关联最为密切。	

##### 2. 元上都的文化遗产构成

元上都的文化遗产由城址本体和墓葬群两个部分组成，城址包括宫城、皇城、外城、四面关厢和城外的铁幡竿渠等，遗存的类型有城墙、城门、道路、护城河、防洪渠、宫殿、寺庙、商铺、民居、仓库等各

类建筑基址。在元上都城址的周边区域分布有墓葬群，主要是以汉族人家族的墓葬为代表的砧子山墓葬群和以普通蒙古族的墓葬为代表的一棵树墓葬群，这些墓葬遗存是蒙古族、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在上都及其周边开展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物见证（见表 2）。

表 2 文化遗产构成

遗产要素		规模	遗存/ hm <sup>2</sup>	功能
城址本体	宫城	东西宽约 542 m，南北长约 605 m	32	皇帝朝政和起居生活的主要居所
	皇城	东西宽约 1 410 m，南北长约 1 400 m	164	元朝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主要区域
	外城	西、北两面墙长 2 220 m，东墙长 815 m，南墙长 820 m	288	蒙古贵族驻扎宫帐（Ordos）、诸部宗王集会、游猎宴饮的场所
	关厢	由外城四面各展开约 2 000 m	1 220	城市居民的主要活动和聚居区
	铁幡竿渠	约 6 700 m		元上都城的主要防洪设施

续表 2

遗产要素	规模		遗存/ hm <sup>2</sup>	功能
墓葬群	砧子山墓葬群	近 1 500 余座墓葬	292	汉族人墓葬群
	一棵树墓葬群	分东、西 2 区，数量暂不明	215	蒙古族墓葬群

3. 元上都的自然遗产构成

遗址所在地及周边的自然环境主要是与都城关系极为紧密的上都河、龙岗山和金莲川草原等自然景观，以及反映城市地理环境特征的沙地、湿地、森林草原和典型草原等独特景观（见表 3）。

表 3 自然遗产构成

遗产要素	位置		规模 <sup>①</sup>	特征
自然景观	上都河	属滦河水系，自西向东流经上都城南	长约 49 km	当地草原生长和牲畜饮水的重要水源
	金莲川草原	滦河上源上都河两岸的狭长草原地带	长约 60 km	曾经是辽、金、元三代帝王的避暑胜地
	龙岗山	城址区北侧由西北向东南延伸的低山丘陵地带	约 1 388 hm <sup>2</sup>	属燕山北缘与大兴安岭西南缘交汇的察哈尔低山丘陵地带
	沙地	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	90 054 hm <sup>2</sup>	生境复杂多样的沙地独特景观
特色景观	湿地	城址区南部的上都河湿地，呈狭长形地带	7 854 hm <sup>2</sup>	生物多样性极高，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典型草原	分布于城址区南部平坦的洼地和北向的坡地上	42 000 hm <sup>2</sup>	具有草原生物群落的基本特征
	森林草原	分布于乌和尔沁敖包山周围的区域内	8 169 hm <sup>2</sup>	温带落叶阔叶林与草原之间的过渡带

4. 元上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元上都遗址所在地区保存传承较为完整、内涵较为丰富的蒙古民族丰富的多种传统文化，还有分布在城址周边的群山顶部的敖包所承载的草原游牧民族早期的山岳崇拜祭祀文化。这些人文传统传承至今，见证了元上都作为元代都城的辉煌与元代社会的历史文化变迁。

元上都遗址所在的正蓝旗及周边地区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敖包及与之相关的祭祀和庆典活动是与遗产价值关联最为密切的文化要素。在元上都城遗址周围 6~8 km 范围内的群山峰顶分布着许多敖包（Oboos），以其中的 12 座敖包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即乌兰台敖包、乌和尔沁敖包、小园山敖包、大敖包、乌拉敖包、葫芦苏台敖包、额金敖包、一棵树敖包、阿土台敖包、哈登台敖包、昌图敖包、查干敖包。敖包多用石头堆成，也有用树枝盘绕或沙土垒砌。敖包最初作为草原上从事游牧生产活动的牧民的指路标示，后随着蒙古民族精神世界的丰富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逐渐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蒙古民族文化精神寄托，到了今天，在蒙古族人看来，敖包是神圣之所在，它体现了以山岳崇拜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民族早期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

## （二）元上都遗址的文化价值

元上都遗址的世界遗产价值是一切保护管理工作的基础和前提。2011 年 2 月，经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并联合区内外相关专家共同编制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提交至

①此处所显示的规模大小，指的是与元上都遗址本体密切相关的地域范围，并非指全部，特此说明。具体数据参见 2010 年《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规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经过评审最终通过。

下文是经过多年研究, 在我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元上都遗址申遗文本》之后,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元上都遗址的最终认识:

“‘元上都遗址’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与多伦县。它是13~14世纪亚洲北方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在百年碰撞与融合中形成的具有文化融合典范价值的草原都城遗址, 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 曾是忽必烈汗的第一座都城(1263年~1273年)和其后元代各帝的‘夏都’(1274年~1368年)。它是元代都城系列中, 创建最早、历史最久、格局完整、保存最好的都城遗址。其遗产区面积25 131.27公顷, 包括整体格局清晰、保存完好的上都城、关厢、泄洪渠、墓葬群等遗址遗迹; 缓冲区面积150 721.96公顷, 涵盖了敖包群和保留至今的蒙古族‘敖包祭祀’等传统人文景观以及湿地、典型草原、森林草原和沙地等蒙古高原草原特色景观在内的遗址环境。

从元上都开始, 忽必烈汗带着马背上的勇士统一了中原的农耕文明, 并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中原的农耕文化, 从而极大地扩展了元帝国的版图。作为忽必烈可汗的龙兴之地, 元上都是宗教大辩论的发生场所及外国旅行者的造访地, 在世界其他地区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参见《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

元上都具体符合的世界遗产标准表述如下:

(1) “元上都遗址”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住居方式与中原汉地农耕社会“背山面水”的传统定居方式相结合, 展现了不同文明与民族之间在征服与同化过程中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交互影响与融合。由此创新的这一规划模式与理念在其后的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都获得了传承。

(2) 元上都体现着骄傲的统治者高高在上的统治, 对被征服者文化与政治体制的吸收与皈依, 及对征服者传统的坚守与维系三种有所矛盾却又交互作用的历史动力下所生成的一种延续百余年的庞大整体与文化现象的兴起与消失。同时, 它也作为

中国元代都城系列中创建最早、历史最久、格局独特、保存最完整的遗址, 以其地处中原农区与亚洲北方牧区交接地带的地理特性, 在13~14世纪游牧民族从军事征战转向王朝治理的过程中, 见证了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与文化在冲突与融合过程中的一种独特产物——二元文化, 这一文化传统随着游牧民族的回归而消亡。

(3) 元上都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的精髓结合于一座城市的杰出范例, 展现了忽必烈以游牧民族统治农耕民族、创建王朝治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 以及由此统治策略产生的一种游牧与农耕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模式, 在世界文明史和城市规划设计上拥有独特的地位。

(4) 元上都是标志了13世纪欧亚文明分水岭的忽必烈建立蒙元帝国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 与引发欧洲“大航海时代”的《马可·波罗游记》直接关联; 是导致13世纪后亚洲宗教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宗教事件“佛道大辩论”的发生场所; 遗址所在地至今仍传承着游牧文化的活传统“敖包祭祀”; 它还作为梦幻花园 Xanadu 这一文化符号的原型闻名于世, 在当今世界的文学、音乐、建筑等艺术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参见《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

### (三) 关于遗产价值有待深入的几个问题

#### 1. 准确定名遗产要素

对元上都遗产各要素的定名应继续深入探讨和研究。例如, 经过多年的考古勘探发掘和历史文献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元上都城内的大安阁、穆清阁等遗存均已有确凿的考古或文献证据可以予以定名。但是, 仍然存在着相当一部分建筑基址, 如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水晶殿、失刺斡耳朵(Sira Ordo)等, 目前既找不到明确的历史记载, 又没有开展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虽然这些建筑名称在元代的许多文人所流传的纪行诗中多有提及, 但是目前很难将其与现存建筑基址准确的对应起来, 因此只能暂用代号定名, 不可以使用有推测性、不准确的定名, 以免影响科学性和真实性。

对于这种情况,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继续加强考古发掘、历史文献等方面的学术研究, 以便对这些

尚未确定的遗迹遗存有进一步的认识。其次，应当严格保证对于文化遗产各要素命名和认识的科学性，以便保证元上都遗址的文化价值表述的准确性、客观性与真实性。这里所谓的“真实性”并非绝对的客观和绝对的真理，至少在人类可预见的未来，对其的认识当不会终结，这种认识会随着获取信息渠道和容量的变化而不断向前进步。从经济学视角的“文化品牌”理论来讲，如果将“元上都遗址”作为一个文化品牌，那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并非一般的内涵单纯的一般文化品牌可比。元上都遗址这个文化品牌，实际上是由若干的子品牌所构成，正如其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要素一样，每一处遗产要素的定名都会影响着旅游体验者的观感和思想，准确而科学的遗产要素定名能够极大提升元上都遗址整体文化品牌的吸引力和长久的魅力。

## 2. 科学表述遗产价值

对于元上都历史沿革、世界遗产价值判断的表述要准确、科学。例如，不能讲一个墓碑的发现就确定为存在“伊斯兰教堂”。又如，有一些历史事件并非发生在元上都，那么就不能为了论证或者抬高元上都的地位和价值，而硬安在元上都的头上，或许一些事件与元上都有关，但是关系不大，这样的事件如何去论述，如何去把握，都是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理论能力。

## 3. 继续开展考古工作

元上都遗址被定位为一座“考古遗址”，那么考古发掘及其实物资料就是展现其价值的亮点。因此，需要进行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这种发掘工作应有计划、分阶段，制定一个系统的考古规划。同时，对元上都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本身也是体现其文化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完全可以作为遗产内涵和价值的展示平台。

## 4. 与其他世界遗产的对比分析

世界遗产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独一无二性。因此，要想认识到一处世界遗产的独特性，就要将其与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开展对比与分析。目前的《元上都申遗文本》已经对元上都遗址及其同类遗迹遗存作了较好的对比，但是这种研究仍然应该继续深入下去，其要点有：要继续与众所周知的、国际知名遗产进行对比，在对比中，要不同，但不要回避相同之处，也不应为了凸显元

上都遗址的价值而去贬低或降低其他遗产的价值。要本着客观、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开展对比分析工作。

## 5. 综合分析遗产价值

元上都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均应注重完整性，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遗产价值的时候要有整体观、全局观，将元上都遗址目前所遗留的城墙、宫殿基址、建筑基址、四处关厢、城门、道路、瓮城、仓库、寺院、铁幡竿渠、敖包、牧民、草原、山林、祭祀崇拜、河流等多种元素统一并整合起来，开展综合的分析与认知。此外，还应搞清楚不同时代的遗迹遗存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还有周边敖包的年代、民族宗教属性、敖包本体结构及其与元上都遗址的关系和变迁等诸问题，这些内容对于提升、深化元上都遗址的整体文化价值均具有极大裨益。

# 二、元上都遗产的管理策略

元上都遗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对其的保护与管理尤为重要，应制定长远的管理规划，以建立具有世界遗产保护标准的规范管理准则为目标。

## （一）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体系总体架构存在的问题

内蒙古区域面积辽阔，东西跨度极大，直线距离就有1700 km，自然地理地貌以草原环境为主，总体处于环境脆弱地带，现留存的古迹遗址绝大多数都分布在草原、沙漠、戈壁、森林地区，这使得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应建立一整套完备的保护管理体系，具体包括价值评估、法律保障机制、规划体系、保护管理机构、资金保障、监测体系、旅游开发等方面，笔者在《论元上都遗址的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遗产地管理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由政府的遗产主管部门对遗产实行统一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在于职能集中和责任明确。科学的管理、立足于保护、适度的开发是遗产资源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sup>[10]</sup>目前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机构的基本框架见下图1。（参见2010年《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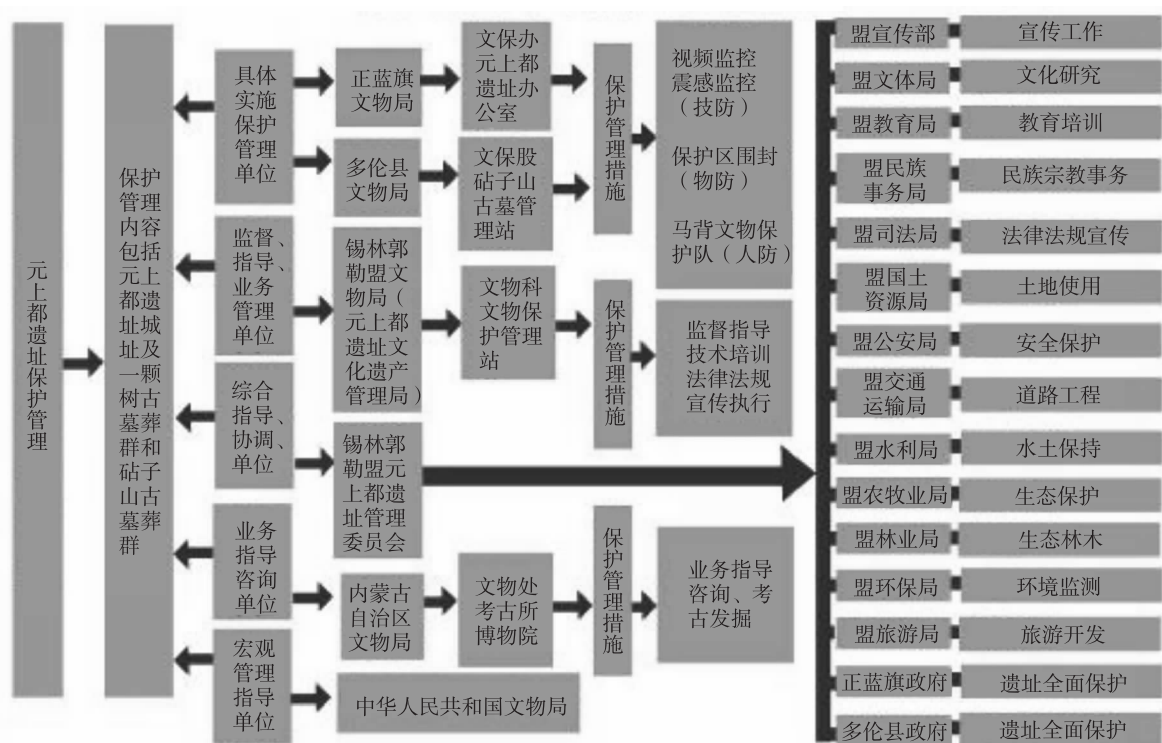


图1 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机构框架

从这个机构框架图中能够看出以下两点问题：

#### 1. 缺乏统一有序的管理系统

目前，元上都遗址的保护管理重点主要在元上都城址本体和周边墓葬群，对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保护管理，虽然有专门环保部门、草原监管部门以及文化部门作为对口管理部门，但是并未根据元上都遗产内涵和世界遗产价值的逻辑路径纳入到统一、有序的管理体系中，实际上目前还是多头管理、各抓一摊的境况。

2010年6月，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暨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办公室）在锡林郭勒盟正式成立，这个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协调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多伦县对元上都遗产的保护管理，并且代表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来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工作。（参见2010年《关于成立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的通知》）但是，这种联合成立的文物保护委员会并非正式计划单列的政府行政部门，而仅仅是包括文物、文体、科技、司法、民族事务、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牧业、林业、环保、旅游、工商、人防、草原监督等多个部门松散的联合机构，在实践中行使保护管理职能的时候，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同年

底，又成立了锡林郭勒盟文物局（暨元上都文化遗产管理局），这是个专门负责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成立，使元上都遗址的保护管理业务从锡林郭勒盟文化体育局中单独分离，便利了行政工作的上下对接与沟通，加之早于2004年成立的正蓝旗元上都遗址文物事业管理局，对于元上都遗址的保护管理的文物行政体制已然顺畅，其架构为：国家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锡林郭勒盟文物局（元上都文化遗产管理局）—正蓝旗元上都遗址文物事业管理局。但是这种体制依然存在问题，那就是它仍然是一个专职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对于遗产内涵中非常重要的自然环境部分无法管理。而对于遗产内涵中的人文环境方面，仍是由锡林郭勒盟文化体育局和正蓝旗文化体育局负责管理，这样一来，反倒将原本是一体的元上都遗址整体遗产分割开来，文物部门仅仅管理了其中的一部分。

#### 2. 遗址旅游管理权问题

据悉，元上都遗址旅游管理权原本是由正蓝旗旅游局管理，在2009年—2012年的申遗过程中，为加强管理，将旅游管理权移交正蓝旗元上都遗址文物事业管理局。由此出现一个关乎正蓝旗整体旅

游业的问题，元上都遗址的旅游管理权由正蓝旗元上都遗址文物事业管理局掌握，其他景点和行业的旅游管理权仍由旅游局掌握，这在正蓝旗整体旅游行业中又出现了多头管理的局面。如果涉及一些交叉旅游项目，就会出现体制不顺、权责不明的问题。比如：元上都遗址周边的自然生态旅游项目的开发，周边自然环境包括浑善达克沙地、扎格斯台以及黑风河等项目，其在遗产内涵上应当属于广义的元上都文化遗产范畴之内，如由旅游局管理，就会失去元上都遗址旅游规划发展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另外，国家和自治区级的文物部门是没有旅游管理权的，而基层的文物部门具有旅游管理权，同样会出现上下对接与联络上的问题。

## （二）元上都遗址行政管理系统的具体工作职责

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体系中的核心就是行政管理系统，尽管在上述的保护管理体系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目前来看，要开展优质的保护管理工作，还是主要依靠行政管理系统，其在保护管理工作中发挥的职能起着绝对主导作用。无论是开展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还是进行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都离不开行政管理系统。总体来说，针对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策略各方面的工作，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负责如下主要工作：

（1）负责元上都遗址文化遗产资源的价值评估工作；（2）负责制定元上都遗址景区的整体规划和详细的文物保护及旅游利用规划；（3）负责元上都遗址景区各类旅游资源的保护、研究、宣传、陈列等诸项工作；（4）负责元上都遗址文物景区整体营销的组织和协调工作；（5）负责对元上都遗址景区的开发、利用过程的监督管理工作，以此确保文化遗产资源的安全和景区的持续发展；（6）道路、通讯、供电、供水、排污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 （三）元上都遗产申报范围以外遗迹和景观的管理策略

元上都遗址申报成为世界遗产的地域范围并非全部遗产内涵所涵盖的地域。其中，本属于广义上的元上都文化遗产范畴之内的卧牛石墓地、桓州城遗址以及羊群庙祭祀遗址就没有被囊括进申遗区

域，这是基于学术研究以及现实的申报要求考虑的。此外，还有元上都遗址所承载的自然环境也都有一定的地域范围限制，人文环境也有相应的选择。

实际上没有被收录进世界遗产范围的这些遗址遗迹和文化景观，同样具有非常丰富的遗产内涵，而且与元上都遗址的历史和周边景观均具有非常重大和紧密的关联，在以后的价值研究和遗产保护工作中，争取将这些外围的遗迹和景观作为扩展项目收录进去，是我们继续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扩展元上都遗址的世界遗产价值，使元上都遗址遗产内涵更加充实、丰富和饱满；二是可以更好地保护这些遗迹和景观，扩大元上都文化遗产的影响力；三是在对遗产进行旅游文化开发的时候，能够扩大旅游文化资源，对于旅游文化品牌的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能够使元上都遗址遗产构成和文化价值的内涵更丰富，独特性更明显。

## （四）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区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 1. 考古遗址

元上都遗址因远离正蓝旗城镇建设区，位于牧业为主的牧区，所在的金莲川草原人类活动较少，整体保存状况良好，受建设压力和人为干扰因素较小。但遗址周边还有一些村落，种畜场也在附近，遗址区内还存在少量开垦过的土地和搭建的电线杆，遗址本体的加固措施尚需根据保护要求进行改进和完善。

### 2. 自然环境

元上都遗址的自然环境整体保存状况较好。但目前已因超载放牧、地下水超采、农田开垦、开山采矿石等建设和生产活动的影响，出现了生态环境退化现象，包括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地表水径流量减小等趋势，遗址特有的草原都城环境价值特性正在受到土地沙化的威胁。

### 3. 人文环境

遗产所在地的敖包以及与敖包祭祀相关的那达慕大会等蒙古民族传统习俗基本获得有效传承，敖包作为这一活传统的物质载体和活动场所保存状况较好。为加强这一活传统的延续性，均需要进一步的建立并完善文化传承的有效机制。

#### 4. 监测体系

遵照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要求,遗址管理机构尚应在现有的保护管理措施基础上,进一步对现有监测指标进行系统整合,加强监测数据的汇总和分析,为有效保护管理和合理开发、永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尤其是在进行旅游开发和利用的时候,对遗址各要素的监测就显得尤为重要。<sup>[11]</sup>但是由于遗址的保护管理与开发利用工作处于时刻变动之中。因此,监测体系的内容也不应一成不变,而是根据新的技术要求、新的管理和利用要求及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 余论

历史文化遗产留存到今天,已经不再发挥当时的功用。在蒙元帝国时期,元上都作为当时的首都之一,发挥着与今天的北京同样的作用。但时过境迁,800年以后它不再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而成为了一处历史文化遗产,那么它就应该发挥在当代社会中应该发挥的作用,那就是传承文明、承载价值,给人以传统文化的享受和认知,让人们体验它所承载着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信息。蒙元帝国是一个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大帝国,创造了多元灿烂的文化,它留给当代社会的历史文化遗产仍然具有重大的价值。我们不仅应该研究蒙元史,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还应该关注现存的历史文化遗产,考察其在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价值和应用。

《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加强文物保护利用,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sup>[12]</sup>可见,文化遗产传承的正是我们祖先所经历的悠久历史和灿

烂文明,从精神层面的意义上来讲,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达到“传承文明”的目的呢?如何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大的背景之下,进行文明的传承呢?对于一处优秀的草原历史文化遗产,如果仅仅是将其置于历史学、考古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之内或者被文博管理部门封存起来,势必会脱离大众,远离社会,尽管也许能够得到最好的、最严格的保护与管理,但最终还是无法实现它的真正价值。

#### 【参考文献】

- [1] 晓克,何天明,云广.朔方论丛:第一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
- [2] 陈永志.论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N].内蒙古日报,2011-03-11(6).
- [3] 陈同滨,蔡超,俞锋,徐新云,李敏.元上都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的对比分析研究[J].中国文化遗产,2012(3):50-57.
- [4] 潘照东.元上都遗址历史文化价值评价——草原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价值评估案例分析[G]//毅松,金海.中国第三届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2:1153-1157.
- [5] 王大方.元上都意义浅说[J].实践,2004(8):46.
- [6] 王大方.世界遗产理念与元上都文化景观[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4):145.
- [7] 杨富有.元上都文化的历史定位与现实价值[J].实践(思想理论版),2009(5):52-53.
- [8] 刘学民.元上都遗址申遗意义浅析——浅谈边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申遗[J].锡林郭勒盟职业学院学报,2011(1):18-22.
- [9] 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J].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1):1-22.
- [10] 孙克勤.北京的世界遗产资源管理研究[J].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2):233-237.
- [11] 翟禹.论元上都遗址的保护管理体系建设[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1(4):62-66.
- [12] 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N].2017-02-21(1).